

海男

海 男 著

心灵挽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海男

心灵挽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心 灵 挽 诗

海 男 著

责任编辑：邓映如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174,000 印数：1—4,500

简易精装：ISBN 7-5404-1981-4
I·1658 定价：13.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我有时候想变成一些羽毛	(1)
音乐感受	(4)
石头看见了我	(14)
我最后看见的矮房子	(17)
倘若有人问我	(19)
诗歌笔记	(22)
一九九六年的手记	(25)
断 片 (之一)	(32)
死亡与写作	(35)
面对面的游戏	(37)
事件中的经历者	(39)
颓丧者	(43)
对一双手的分析	(47)
断 片 (之二)	(50)
跟随一只蝴蝶去旅行	(56)
写给自己的信	(61)
游移不定的笔记	(63)
词语中的乌托邦 (之一)	(65)

词语中的乌托邦 (之二)	(72)
动物园手记	(81)
我为什么要去爱你 (之一)	(88)
断片 (之三)	(101)
我为什么要去爱你 (之二)	(105)
使用铅笔的我	(110)
诊所中的加力医生	(112)
虚构者	(114)
来源于横断山脉的手记	(118)
乌托邦生活	(122)
断片 (之四)	(127)
日记一则	(130)
漫游者手记	(131)
往窗外看去我看到一辆轿车	(134)
阐释者面对的语言	(137)
拒绝电话	(141)
我为什么要去爱你 (之三)	(142)
日记一则	(144)
日记一则	(145)
我为什么要去爱你 (之四)	(146)
词语中的乌托邦 (之三)	(149)
随波逐流者的出现	(151)
语言在雾中奔流而下	(157)
被看见的面孔	(162)
阴影的中心	(165)
诺言的失败	(167)

卡夫卡的 K	(170)
消 息	(174)
虚构小说	(176)
出发者的手记	(182)
心灵往事	(195)
我读西蒙	(209)
我囚我影	(219)

我有时候想变成一些羽毛

经过我血管中的某些部分，经过我的私人生活
微风正吹进我的袖角，微风吹响了窗帘
而我的生活正在开始，我的私人生活
正像一些羽毛的散落，正像一些羽毛的收拢

羽毛中的错误关系使我的内心犹豫
羽毛中我正在捉住一只经过我床沿的鸟

这是我前天写的《鸟语》的部分断章。最近一段日子以来，我经常感到有羽毛从我的身上飘落下来，那些羽毛来自一群飞得很高的鸟群的身体中，所以，我几乎能触到羽毛中的温暖。

我想变成羽毛中的羽毛，这不是一首诗的抒情，这也不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可以设想羽毛是一种附在鸟身上的东西，当它纷纷扬扬从空中飘零下来时，羽毛可以飘落到任何地方去，比如，在一幕叫做《阿甘正传》的电影里，那些白色羽毛就飘到了阿甘的脚下，这个情景使我遗忘了

电影中的故事，那些羽毛的飘零使美国电影演员汤姆·汉史森的双眼在看那些羽毛的那一瞬间充满着令我震惊的东西，他把死亡推到外面去了，而他的矛盾和命运变成了脚下的白色羽毛，所以，我就这样喜欢上了这位天才的电影演员。

但我现在想到的并不是《阿甘正传》中的那根羽毛，而是从鸟群身上飘来的一些羽毛。我如果在转瞬之间变成一些羽毛，那么我要飘到哪里去呢？

前面是一片与外界隔绝的废弃地，我喜欢到废弃地上来散步已经有一些日子了，在一些天气晴朗或者飘动着微雨的日子，我总是换上一双可以去废弃地碰撞旧金属、废铁、沙砾的鞋子，到达废弃地的里面去。如果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些柔软的羽毛——那么我会飘到废弃地生锈的栏杆上去，飘到栏杆上的最大感受就是在这里一切都是脆弱的，我羽毛中的柔软很快就会被一片锈迹斑斑的历史湮没。

再前面是一座石阶，推自行车的人，走路的人使石阶从来不会寂寞。如果我是一些羽毛飘到石阶冰冷的地方，那么，我很快又会被风扬起来，羽毛的本质是拒绝被湮没或者拒绝被阴晦的天气所溅湿，羽毛的飘动是它们的本能，所以你知道我如果飘到石阶上我很快会飘起来，然而，我到底会飘到哪里去呢？

所以，我始终飘动在云层之中，然后又飘到阿甘的脚下，然后就变成一个更加柔软的词语。我会前往另一个地方看到那些比一根羽毛更容易脆弱的神经决定他们的最后命运。

而我始终无法变成那些柔软的羽毛，正像我诗中写道

的：

星期一，我像往常一样走在书林街上
仿佛我的美丽已经过去，我快要死去

音乐感受

一、我喜欢“猫王”普莱斯利

我买到“猫王”的磁带时已经是一九九二年的夏天。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过他的歌曲。一九九二年夏天我还没有音箱，我把磁带放进我的录音机中，当时我只是想听听一盘新磁带上的歌曲，我并没有想象过这位摇滚乐之王的歌星的歌会使我那年夏天陷入什么东西之中去。然而，从录音机里的某个地方发出了一种令我颤栗的声音，这种魔力使我集中精力，我想我那时候简直是疯了，“猫王”的声音似乎是从美国南方的密西西比州的图佩洛传来，我守在录音机前，听完了那盘歌曲。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我跑遍磁带店买来了“猫王”的所有歌曲。这位头发有些卷曲，嗓音中潜伏着种种危机的歌王把他身上具备的力量涌现在歌曲之中，我守着一年中的夏天，守着一台简陋的录音机似乎看见“猫王”那双眼睛中的全部忧郁，我想，正是那种眼底的忧郁使“猫王”的歌曲蒙上了一层层令后人难以解开的谜，其歌曲中的经典性让我们永远惊讶地发现了其

中的矛盾，正像歌中所唱的：“如果你想找麻烦，你算找对了地方，如果你想找麻烦，你只要朝我看看。”这种矛盾使歌王的生活充满着阴影，使我现在看到的那张面孔仍然在阴影笼罩之中。我喜欢带着阴影去参战的“猫王”，也喜欢阴影成为埋葬他身体的最动人心弦的现实性。“猫王”普莱斯利的歌曲在一九九二年细雨濛濛的夏季成为我最为重要的，正在倾听的声音，他那呻吟时的勇气，哀鸣时的幻想，高亢时的克制力，以及伴随在唏嘘之声中的召唤使我认为并且将来也会这样认为：“猫王”普莱斯利使我倾听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无尽无休的被时间所反照之中的所有无限的梦境和矛盾。

二、德彪西的《大海》和我的生活

在德彪西的音乐之中大海缓慢地收敛着波涛，就像某种幻想从带泡沫的礁石中淋下来淋湿了我们伫立在海边的身体。德彪西最早曾一度生活在那一时代的诗人们中间，他在魏尔伦的诗歌中寻找心灵的某种启示，而现在，此刻，从德彪西的大海上我感受到我似乎要被他大海的颜色所湮没。其实，我并没有面临着海，我面临着的是丘陵和山冈，德彪西的《大海》是我在夜深人静时最喜欢听的音乐，每当这一时刻世界已经从不倦的喧嚣中安静下来，每当这一时刻，我自己以及我独自一人的世界就像来自从海边的潮汐中所溶解的一行音符，德彪西关于大海的音符确实有一种把身体溅湿的力量，而德彪西关于大海的音符又具有一种在水浪中嬉戏的伟大的梦想，关于他音符中的风和水中间形的沙砾，关于他对于——黎明到中午的大海的想法力

使我的夜色重新归于大海的金字塔，那是一片海的金字塔，那是对于大海的有力的证明：德彪西的大海在夜色中使我想象到他患癌症陨落的时候一定已经决定要远离大海，因为大海使他的嬉戏在欢乐之中结束了生命。关于德彪西的大海在半夜后结束了，我几乎无力进入到睡眠之中去，德彪西似乎已经使我置身在另一场风与海的对话之中，啊，大海，你是一种令我恐怖的东西，但我却又一次次地面对着你，而德彪西的大海最不朽的诱惑力就是使我证实了自己在大海面前总是要被湮没的。所以，在我未被湮没之前，我一遍又一遍地接受这种诱惑。下半夜，德彪西的最后一个音符结束时，我想到用我们的身体证实我们活着确实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

三、张学友的爱情歌曲

我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地喜欢上了张学友的爱情歌曲。我抽屉里有他的全部歌曲，自从听过他的《吻别》之后我就向朋友们推荐他的歌曲；也有一些朋友对我喜欢张学友的歌曲困惑不解，但是我仍然坚持告诉他们：张学友的嗓音中有一种把爱情引向深渊的召唤力。朋友们睁大双眼看着我，我说你们试一试，最好去亲自试一试在张学友的声音里有没有一种将爱情引入深渊的召唤力。他最喜欢唱歌，正像他所说的他希望他永远都能唱歌，张学友已经把爱情歌曲唱到了顶峰时期，他的嗓音有一种东方式的前后不相连贯似的虚无性，他的嗓音中还有一种绝望的诱惑，他是唯一让我感受到香港歌星中具备天才的歌手素质的歌手。所以，张学友的歌在一个时期，我想大概是一九九三年到

一九九四年阶段成为我主动地接受他将爱情引入深渊的召唤力的听众，张学友给我带来的那一支支伤感的爱情歌曲在两年的时间里在我生活中回旋着这样的内容：爱情始终是一种无法猜测的事情，爱情的结果使我们迷惑。

四、已死的卡朋特

卡朋特是一个奇迹，关于她的传说都是来自她短暂的歌唱生涯，她在三十二岁就已离开热爱她的歌迷们。当我第一次听卡朋特的歌曲《昔日重现》时我感到这首歌使我在怀旧之时并不单纯地浸入怀旧之中去，这首征服了歌迷们的歌曲对于我的征服是使我看到了卡朋特已死的局面。当我知道卡朋特早已经自杀了时，我想这就对了，唱《昔日重现》这首歌的人肯定会自杀。我感到我与她的联系是如此之深，也就是说我是如此之深地热爱着卡朋特，便愿意耐心地忍受着她声音对我的反反复复的折磨。每当我最孤寂的时刻，我总是蜷曲在我屋子里的某个角落，连一丝光线也看不到，我把音箱开到最合适的程度，于是，卡朋特这个美国女人的声音就像是漆黑的管道里流出来的最无力抵抗死亡和生命的一种绝望的声音；于是她来了，我甚至可以听见她赤脚走路时的声音以及她厌食时对自己的彻底动摇。我觉得她真的已经死了，她这样唱歌肯定要用自己的躯壳深深地坠落下去，她必须占据一处洞穴，占据“昔日重现”后的一处温暖的休冥之地，卡朋特死了。CD片几乎被我换了又换，我要让已死的卡朋特同我长久地在一起，每一片薄薄的CD片中都收藏着卡朋特绝望时的秘密，世人无法解开其中的秘密，因为我们还不敢轻易死去，我

自己还不敢选择卡朋特已经选择过的方式。然而这个女人从照片上看上去根本没有看到已死的征兆，她微笑着看着我，只有从她的声音里我才感到这个人只有用死才能结束内心的绝望。

五、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

听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时是一个初春的傍晚。屋子里回荡着的音乐使我感到轻微的恐惧，我正在给十几枝玫瑰修剪枝叶，乐曲似乎是从我右手紧握的剪刀下面发出来的，我的左手正拿着一支玫瑰，我愣住了，音乐环绕着我，使我似乎正看到一种场面：这是一组围绕“异教徒庄严的礼祭：智慧的长者围坐一圈，注视着一位青年姑娘跳舞至死，然后他们把她作为牺牲，祭献给春之神”的音乐。“春之祭”使我安静地坐在小椅子上，其中我一直没有放下右手的剪刀和左手的玫瑰花枝。轰鸣之中的乐章从我这里通向俄国的冰雪的道路，通向一道道俄国郊野上一道道极为低矮的栏杆，通向一个青年姑娘旋转的舞步，这组音乐忠实地创造了“春之祭”中的场面，创造了一个年轻舞者的死亡的过程。那天傍晚变成了夜晚，我在夜色环绕之中独自来到外面散步，我想离“春之祭”远一些，我想走到热闹的街市去，然而，当我往城市深处走进时，人越来越少。我又回到屋里，此刻已经天亮了，春天已经到来，我跟这座城市的所有市民一样正在享受着春天的恩赐，而斯特拉文斯基和他的《春之祭》来自昨天傍晚我所看到的，或者是听到的一段立陶宛民间曲调忧郁的旋律，来自斯特拉文斯基对于春之祭的一种最深信不疑的死亡的发现。直到

第二天中午我才从“春之祭”中回来，我重又坐在椅子上，修剪着荆棘，我们要为之祭献的只是我们活着的肉体而已。

六、邓丽君的死

邓丽君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源于七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少女时就已经听邓丽君的歌曲，她的歌曲给我们这代人带来了甜蜜和温馨。她是汉语歌曲中最优秀的女歌手，邓丽君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下午因哮喘病发失救死亡，终年四十二岁。这个年龄对于邓丽君来说太早了。于是除了悲痛之外亿万歌迷也难以再让邓丽君复活。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听邓丽君的歌曲了，在听到邓丽君的噩耗之后，我根本没有力量重新听邓丽君的歌。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快地过去了。最近从抽屉里将邓丽君的演唱会的CD片找出来，阳光温暖地照在上面。我作好了这种准备，我一定要在今天听一遍邓丽君在演唱会上的声音，而且我一定要镇静。就这样，我将椅子移到另一间房间里，我面对大阳台，邓丽君的声音从我身后弥漫过来时，我正眺望着阳台之外的某个地方，开始时那个地方还呈现出隐隐约约的建筑物和鸟群，等到后来我便什么也看不清楚了。邓丽君的声音隔着几道墙壁传来，这就是她带给我们的声音，听她的声音我每一次都会感到世界是一个温暖的房间，邓丽君将我带到这个房间里面去，我觉得，重温邓丽君的歌声，只要重温一遍邓丽君的歌声，我就会感到邓丽君给我们一代人带来的温暖和热情将始终延续下去。翻开一本纪念邓丽君的画册，邓丽君是那样美丽，正像她所唱道的：“你就像一片云，不知道如今你在哪里？黄昏已降临大地，还是

没有你的消息。”邓丽君死了，愿她在天堂里面享受到爱和幸福。

七、莫扎特给我带来的欢乐

莫扎特只活了三十五岁，他一生贫困潦倒，但在他的音乐中却没有留下痛苦的痕迹，无论是听他的《安魂曲》，还是钢琴协奏曲，到处留下的都是纯净的快乐，在那些华丽的乐章里，莫扎特把古老的幻想展现在我们眼前，绿色的草坪，古色古香的四轮马车、喷泉中的柱子、钢琴上的乐谱，这种欢乐从莫扎特短暂的生命中散发出来，所以，莫扎特的音乐对于我来说是给我带来过快乐的音乐。快乐从十八世纪被莫扎特幻想的节奏中到达我的书屋时我正在写着一只从窗外飞翔而过的燕子，快乐从我的耳畔经过时，我也许正从尘土飞扬的郊外回来。听莫扎特的音乐可以减轻我们身体中的困扰的东西，我的一个朋友生病，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探望她时给她带去了莫扎特的音乐，我陪同她坐在病室中听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时她的眼里涌现出清澈的光芒，她问我这是谁的音乐，我告诉了她莫扎特的名字，她点点头说她看过电影《莫扎特》。我的朋友在精神病院呆了几个月后就出来了，从那以后她就喜欢上了听莫扎特的音乐。她告诉她的主治医生应该在精神病院给病人们听莫扎特的音乐，医生深受启发，他真的开始用莫扎特的音乐治愈那些抑郁患者的病。而对于我来说莫扎特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快乐。

八、胡里奥依格莱西亚斯

西班牙爱情歌王胡里奥身穿黑色的西装站在演唱台上微眯着双眼用一生呼唤着爱情的歌声，他的歌声让人心醉神迷，他的歌声让爱情得到了涣散辛酸、狂爱、痴迷的时刻，胡里奥的歌声非常低沉，似乎是从一支黑色的置放在僻远角落的寂寞中的萨克斯管里流动出来的，它构成一些爱情往事中的文字，这种音乐文字看起来令我们忧郁感伤，但经历过这些文字的地方，胡里奥使我们与爱情建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着魔的旋律的关系。胡里奥的歌声不能经常倾听，那样的话会使你忘记或者说是忽视另外的生活，我的意思是说胡里奥充满爱情的歌声是一种意象会追逐着你，所以，我不敢轻易倾听胡里奥的歌声，但每一次倾听中我都会从他的歌声中倾听到关于爱情生活的全部意味：爱情是一种充满激情和危险的、充满欢乐和痛苦的旅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胡里奥的歌声又令我们感到迷惑，我想，正是在这种迷惑里，胡里奥正在与我们共同建立交流，在一首歌曲中的交流通常会使我们带着不规则的游戏体会到另一些难以想象的、难以去说明的爱情问题。

九、肖邦与我的生活

肖邦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他的钢琴曲在我写作的许多时间中通向我的这间有时候明亮有时候阴晦的书屋，我在肖邦的钢琴曲中写作这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之一。肖邦才活了三十九岁，我难以想象这位来自波兰的音乐家在三十一年中创造的所有音符围绕的都是一种宁静的、祥和的、